

## 伍廷芳的通神學與靈學生涯\*

胡學丞\*\*

身為清末民初之著名外交家、法學家的伍廷芳，乃當時的進步人物。這般人物投入靈學與通神學之研究與推廣，在深受科學主義影響的我們看來似難以理解，然細究之，確有其因由。

因家庭與學校的緣故，基督教對伍廷芳有相當影響。然其身處科學掛帥的時代，對基督教的部份教義難免有疑，其中靈魂不滅顯然係其所疑的重點，而其亦確曾在青年時期以極粗糙的方法得到一暫時的答案：人死靈魂亦隨之而滅。

逐漸步入老年的伍氏對靈魂不滅再度感到疑惑。長期接觸西學與西方社會的他，在晚年適逢靈學與通神學於十九世紀末的西方世界興起，幾經觀察、研究後，其認為這兩門學問合於科學且不違

---

\* 本文承三位匿名審查人惠賜許多寶貴的建議，特此致謝，同時感謝林端老師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所給予之指點，惟文責仍應由作者承擔。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  
聯絡地址：臺北市11605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o. 64, Sec. 2, Z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 airiti

其本有之信仰，遂選擇走上這條或可解惑的道路。在加入「天人明道會」後，伍氏從此確信靈魂不滅，致力於靈學與通神學之研究與推廣，而這兩門學問與其政治主張、宗教觀等多方面亦開始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關鍵辭：伍廷芳、靈學、通神學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伍廷芳(1842-1922)無疑是一位重要人物，其在外交、修律等諸方面之功績，莫不為人所稱道。惟伍氏晚年致力於通神學與靈學這兩門有些相似的學問一事，較少為人所提及，縱有述及，多半站在認為通神學、靈學乃迷信的立場而加以批判，未有深究，丁賢俊、喻作鳳即認為伍氏對通神學之闡述，係在「播揚這種恣意妄言的文字」，反映出伍氏「在文化思想上的無知」和「吸取外國知識的膚淺和粗糙」。<sup>1</sup>須知近代西方的「科學」概念及近代中國所引進的西方「科學」，非純屬實證科學，其內涵實更複雜、多元。<sup>2</sup>在當時，靈學號稱是最先進的「科學」，通神學亦標榜採用「科學」研究之方法。事實上，直至今日，通神學、靈學之相關活動並未銷聲匿跡，其本身亦是學術研究之對象。<sup>3</sup>因此，斥之為迷信而予以匆匆帶過的做法，難謂平允。為伍氏生平拾遺，亦為西方通神學、靈學在中國之發展史補缺，故謹以本文探討伍氏之通神學與靈學生涯，相信仍有一定程度的史學上之價值。

## 一、靈學與通神學

所謂「靈學」究竟是什麼呢？

據黃克武之研究，1850、1860年代的英國學者開始從事所謂 *psychical research*，主要係以科學方法研究死後世界、靈魂、鬼神等現象。<sup>4</sup>約自1870年代始，這股風氣傳至日本，日本學者受到影響，遂開始研究催眠術、傳

<sup>1</sup> 丁賢俊、喻作鳳 著，《伍廷芳評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57。針對伍氏此一面向有所論述者極少，多係在論當時之靈學風潮時順帶一提，基本上亦係視之為迷信而略作批判，較近期者有鄭國，〈南轅北轍：近代「鬼神救國論」考察——以靈學為例〉，《蘭州學刊》155(2006)，49-51。

<sup>2</sup> 黃克武，〈靈學濟世：上海靈學會與嚴復〉，收入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164-165。

<sup>3</sup> 如靈學發展至今，衍伸出所謂「超心理學(parapsychology)」；研究與信奉通神學之組織至今仍存，可參其網站：<http://www.ts-adyar.org/>。

<sup>4</sup> 關於近現代西方學者從事靈學研究之情形，可參Deborah Blum著，席玉蘋 譯，《追鬼人——看頂尖科學家解構靈異現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7)；Mary Roach 著，貓學步 譯，《活見鬼：靈魂和來世的科學實驗》(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氣術等，並將 *psychical research* 譯為「靈學」。當時日本的「靈學」又影響到留日的中國學生，「靈學」遂得以傳入中國。「靈學」傳入中國後，與中國本土之扶乩接軌，為信扶乩者用以解釋扶乩之現象。<sup>5</sup>由此可知，「靈學」在自英國傳至中國及在中國發展之過程中，其內容並非一成不變。

民初之中國曾興起一股靈學研究的熱潮，有研究認為伍廷芳是民初研究「靈學」的先驅者之一，<sup>6</sup>不少知識份子如嚴復(1854-1921)、丁福保(1874-1952)等人亦參與其中，1918年前後，已有一些靈學研究之團體紛紛在上海成立。這股熱潮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社會普遍對西方物質文明的過度發展感到絕望，企圖闡明精神之價值、啓發道德修養與宗教情操的思潮密切相關。<sup>7</sup>惟於五四運動時期，亦有不少人斥之為迷信而大力批判，如胡適、魯迅等人即是。據吳光的說法，五四時期的靈學有四大類，一是「天眼通」，二是以「科學」方法證明靈魂不滅，三是「傳心術」，四是「降神術」、「催眠術」。亦有認為催眠術未包括在靈學之中者。<sup>8</sup>

所謂「通神學」又是什麼呢？

所謂「通神學」，又有譯為「神智學」者，源自西方，可追溯至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of Samos, 570-495B.C.E.)。其希臘原文乃 *Theos Sophia*，英譯乃 *Theosophy*，意指關乎神之智慧或關乎神聖事物之智慧，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密傳的知識，重視自我轉化的完成以及人性的淨化。在佛教、道教中亦有相類似之學問。「通神學」在發展過程中幾經興衰，至十九世紀末又復興，而其近代復興運動最重要的奠基人物非 Helena P. Blavatsky(1831-1891)莫屬。<sup>9</sup>Blavatsky 生於一俄國貴族家庭，具靈媒之能，曾遊歷埃及、印度、西藏及美國，並在美國紐約與他人共同創辦了 *Theosophical Society*，推廣「通神學」。這一組織後在英國、德國、法國、

<sup>5</sup> 黃克武，〈靈學濟世〉，165-175。

<sup>6</sup> 鄭國，〈民國前期迷信問題研究(1912-1928)〉(濟南：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碩士論文，2003)，66。

<sup>7</sup> 黃克武，〈靈學濟世〉，165。

<sup>8</sup> 吳光，〈靈學·靈學會·《靈學叢誌》簡介〉，收入中國哲學編輯部編，《中國哲學》，第10輯(北京：三聯書店，1983)，432-433。轉引自黃克武，〈靈學濟世〉，160。

<sup>9</sup> 關於通神學在近代的復興運動，可參Bruce F. Campbell, *Ancient Wisdom Revived: A History of the Theosophical Movement*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希臘、俄羅斯、印度等地紛紛建立了分部，諸多名人如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生物學家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化學家克魯克斯爵士(Sir William Crookes, 1832-1919)、天文學家弗拉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 1842-1925)等皆其會員。<sup>10</sup>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盛行的「新世紀運動(New Age movement)」即受到「通神學」很大的影響。

伍廷芳即 Theosophical Society 的會員之一，並著有《明道會要旨》一書介紹 Theosophical Society，是民初公認研究「通神學」的先進。<sup>11</sup>伍氏謂 Theosophical Society 原意乃「神智會」，一般字典譯為「通神會」，為避免引起世人「疑本會與鬼神通處，誤為旁門左道」，伍氏稱之為「道德通神會」，後因有洋人認為「通神」二字不妥，伍氏遂再改其名為「明道會」、「天人明道會」(以下皆稱「天人明道會」)。<sup>12</sup>現今則多稱之為「神智學社」。據伍氏指出，該會之成立，係因眾生不悟不生不滅之真常，執迷於幻妄名利，上帝甚憂，遂派Blavatsky降生世間，利益眾生。Blavatsky 在 1875 年創立了「天人明道會」，視天下為一家，勸人行善，不爭權奪利，宗之者眾。該會之宗旨有三：其一，構成人類同胞大團體之基礎，無種族、宗教、男女、顏色、等級之別；其二，振興比較宗教、哲學、科學；其三，研究自然界之未解律及人類之隱權。<sup>13</sup>目前可知在 1919 年，英國人卡德始將通神學傳入中國，<sup>14</sup>最遲於 1920 年，已有洋人在中國成立天人明道會之分會，蓋當

<sup>10</sup> Emily B. Sellon and Renee Weber, "Theosophy and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in Antoine Faivre and Jacob Needleman eds., *Modern esoteric spirituality*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311-313. 關於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之通神學的大旨簡介，可參 C. W. Leadbeater, *Textbook of Theosophy* (Chicago: The Theosophical Press, 1925).

<sup>11</sup> 1916年8月11日的《申報》即有一則〈伍廷芳演講通神社事預誌〉謂：「江蘇省教育會以近世紀研究通神社事惟伍廷芳先生最久最深，早為西人所稱許，吾國學界向無涉獵及此者」，由此可見伍氏之通神學先進的地位確係公認。參〈伍廷芳演講通神社事預誌〉，《申報》(上海)，1916年8月11日，第3張。

<sup>12</sup> 伍廷芳 著，丁賢俊、喻作鳳 整理，〈明道會要旨〉，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9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250。

<sup>13</sup> 伍廷芳 著，丁賢俊、喻作鳳 整理，〈明道會要旨〉，250-251。

<sup>14</sup> 求真子 編，《伍廷芳證道學說》(上海：證道學會，1923)，12。至於卡德究竟何許人也？受限於資料，尚未能查明。

時已有上海道德通神會(即「天人明道會」之上海分會)邀請伍廷芳演講通神學。<sup>15</sup>據伍氏所言,此會之出版品「譯為中國文者甚少」,且「國人並其會名及所在地亦鮮知之」,<sup>16</sup>故可知至少在二十世紀的二零年代前,「天人明道會」及通神學皆尚未廣為中國人所知。

綜上所述,在二十世紀之二零年代初期前後的中國,「靈學」較「通神學」廣為人知,投入研究者亦較多。比較上述之「通神學」與「靈學」,可知這兩者並不完全相同,主要之差異在於後者之性質係屬科學研究,前者則除科學研究外,更包括了具社會甚至世界改革意義的目標與理念,以及一定程度的宗教性。儘管有這般差異,伍氏在談論靈學或通神學時,於用詞上並未嚴格區分兩者,蓋在一則伍氏宣講靈學之報導裡,其雖用「靈魂學」(即「靈學」)一詞,所論內容卻包括了通神學。<sup>17</sup>

鑒於伍廷芳在晚年對靈學與通神學之研究皆投入了相當心力,接下來我們要問:這兩種學問是如何進入伍廷芳之生命的呢?又為何能引起其重視呢?這與伍氏對靈魂不滅自否定到信其有的生命歷程有關。

## 二、從否定到信其有

早年的伍廷芳其實對靈魂不滅之問題已有相當程度的關注,並曾確信人死靈魂亦滅。直至其接觸了靈學與「天人明道會」,轉而相信靈魂不滅,這時的他已是邁入老年了。以下即略述這段過程。

### (一)對靈魂不滅問題的關注

伍廷芳之母係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其岳父乃香港的第二位華人牧師何福堂(1817-1871),兼以伍氏本身又畢業於以培養傳教士為目的之聖公會下

<sup>15</sup> 〈伍博士演講通神學〉,《申報》(上海),1920年11月12日,第3張。值得注意者,伍氏在演講將終時,建議有興趣於通神學者可於每週某時至某地參加研究通神學,似乎尚在推廣初期,或許當時上海道德通神會亦設立未久。

<sup>16</sup> 伍廷芳 著,丁賢俊、喻作鳳 整理,〈明道會要旨〉,258。

<sup>17</sup> 〈要聞二·伍老總裁說魂〉,《民國日報》(上海),1918年12月22日,收入丁賢俊、喻作鳳 編,《伍廷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854-855。

的聖保羅書院，故伍氏長期與基督教有相當親密的關係，甚至有說其實係一基督徒者。<sup>18</sup>惟據伍氏於「上海道德通神會」之演講紀錄，其謂：「我青年時，亦不信鬼神，嘗與二友約，如一有人先死，須來報於未死者知。後友先死，我數年未夢見，及第二友亦然，我確信人死果如燈滅」，<sup>19</sup>似乎長期身處基督教之氛圍未使青年時期的他相信靈魂不滅。<sup>20</sup>不過這亦透露出其很早便注意靈魂不滅與否之問題，且其面對此一問題並未遽下論斷，而是採用實證之方法予以解答。只是其所用之實證方法顯然相當粗糙。

目前可見之伍氏論及靈魂不滅否的最早記載，應是其受「紐約道德文化社(The Society for Ethical Culture of New York)」之邀於1900年12月所作演講之講稿。當時的伍廷芳已58歲，在該稿中，其謂：「我應該承認，靈魂不滅是一件值得深思的愉快事情。我願它能是真的，我希望它是真的。但是，柏拉圖所有的敏感推斷並沒有比(靈魂存在的)可能性很大的概率超出更多。我堅信，借助現代科學的光焰，我們比柏拉圖的論斷已經切實地前進了一大步」，<sup>21</sup>這顯示出自中年步入老年的伍廷芳，對於靈魂存在否此一問題，已有不同於青年時期的看法，即自全然不信，轉而傾向於相信或有。只是這時的伍氏，尚未全然確信靈魂不滅。

## (二)對靈魂不滅之確信

據伍氏所言，其係於加入「天人明道會」後，「方查明鬼神果有的」，<sup>22</sup>

<sup>18</sup> 求真子 編，《伍廷芳證道學說》，1。

<sup>19</sup> 〈伍博士演講通神學〉，《申報》(上海)，1920年11月12日，第3張。必須指出者，伍氏此處雖用「鬼神」一詞，但據該演講紀錄之上下文，可判定其所指者實乃「靈魂」。又據伍氏為英國女學士拔柯所著《鬼語》一書中譯本所作之序文所載：「人孰不死，而常有其不死者存，則靈魂之謂也。孔子曰：『眾生必死，死必歸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又謂：『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固已明言。」(參英國女學士拔柯著，武進孟憲承譯，《鬼語》(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1)，由此可知伍氏確係將「靈魂」同「鬼神」作同義使用。

<sup>20</sup> 此處乍看之下似有矛盾，實則在近現代科學影響下，基督教教義確有許多受到質疑之處，靈魂不滅即其中之一。伍氏縱身為教徒，但處科學掛帥之時代，就此有疑並不足為怪。

<sup>21</sup> 伍廷芳 著，丁賢俊 譯，〈孔子的學說〉，收入丁賢俊、喻作鳳 編，《伍廷芳集》，113。

<sup>22</sup> 〈伍博士演講通神學〉，《申報》(上海)，1920年11月12日，第3張。

故可知加入「天人明道會」乃伍氏確信靈魂不滅的關鍵。究竟伍氏是於何時加入該會的呢？由於相關資料不足，尚難查出明確的時間點。據〈伍秩庸博士哀思錄〉與丁賢俊、喻作鳳所整理之〈伍廷芳大事紀要〉，伍氏第一次稱病請假，沉浸於靈學研究，欲「集旅滬中外明哲之士，立天人明道會，治儒佛耶回諸教精義於一爐」，<sup>23</sup>係於1910年，故可知至遲於1910年，伍氏已參加了「天人明道會」，甚至欲於上海成立分會，蓋若非其已加入該會，當無成立分會之想。再觀前引伍氏於1900年12月在「紐約道德文化社」演講之講稿，當時他尚未確信靈魂不滅，故其加入「天人明道會」之時間點應晚於1900年。又據《平等閣筆記》之記載，伍氏出使美國時，發現研究靈學者「有數十處之多」，其所往觀者「已有十餘處，但各各不同」，其中「有某博士能為鬼攝影者，曾為伍攝三影，伍後則皆鬼影焉……其鬼影中，伍識一人，即英國駐美總領事，死已半年者」，<sup>24</sup>由此可知，伍氏使美期間亦相當關注靈學之事，而「天人明道會」成立、發展之初便是在美國紐約，故可能其係在使美期間加入該會。由於伍氏兩次使美分別係在1896年至1902年間，以及1907年至1910年間，故伍氏加入「天人明道會」的時間點極可能係在1900年至1902年間，或1907至1910年間。

伍氏加入「天人明道會」，乃其經過一番研究、思考而下之決定，其心態絕非盲目迷信「西洋舶來品」者可比。據伍氏所著《明道會要旨》一書所載：「鄙人初聞此會距今已十餘年矣，自是購讀其書，見其論證甚廣，地球如何創成、人類如何發始、將來如何結果、人生在世應如何做事、人死後若何、陰間景況若何，發明前人未明之事，確有證據，非向壁虛造，侈言神怪之比，故深信其道」，<sup>25</sup>「因于本人信仰之宗教毫不反對，可以輔助各教解釋前此不明之理」，<sup>26</sup>由此可知其對「天人明道會」之主張確下過一番研究的功夫，確認該會之主張可信、值得信，且不違背其原本之信仰，

<sup>23</sup> 伍朝樞，〈伍秩庸博士哀思錄·哀啟〉，收入劉家平、蘇曉君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64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554。丁賢俊、喻作鳳著，《伍廷芳評傳》，498。

<sup>24</sup> 狄葆賢，《平等閣筆記》（臺北：彌勒出版社，1984），83-84。

<sup>25</sup> 伍廷芳著，丁賢俊、喻作鳳整理，〈明道會要旨〉，248。

<sup>26</sup> 伍廷芳著，丁賢俊、喻作鳳整理，〈明道會要旨〉，251。



而後才加入。

由上述伍氏使美期間對靈學研究之關注及其加入「天人明道會」之決定過程可知，其生命中有一段時期相當關注並曾接觸過大量探討靈魂不滅問題之研究，「天人明道會」係其「貨比三家」後的選擇。簡言之，就靈魂不滅之問題，「天人明道會」提供之說法較能說服伍氏，而能為其所接受。至於伍氏為何對其青年時已確信之解答復又生疑，由於未見相關記載，難以知曉。只能說由於伍氏、靈學與「天人明道會」皆關注靈魂不滅之問題，而伍氏又在因緣際會之下接觸了這兩門學問，並為之心折，故靈學與通神學先後進入了伍廷芳的生命，使伍氏開始了其通神學與靈學生涯。

必須一提者，對靈魂不滅之問題的關注與研究固然係靈學與通神學先後進入伍廷芳之生命的重要因素，但亦不可忽視伍氏所處時代背景及思潮之影響。誠如黃克武所言，民初靈學研究之熱潮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社會普遍對西方物質文明的過度發展感到絕望，企圖闡明精神之價值、啓發道德修養與宗教情操的思潮密切相關，<sup>27</sup>伍廷芳身處民初亂世，其研究靈學與通神學亦有以宗教信仰推行道德教化與精神價值之企圖，蓋其於《明道會要旨》中言：「嗟哉！芸芸眾生，逐逐名利，而不知人生之絕大問題，更有千萬倍於名利者。官爭於朝，商爭於市，流民爭於野，武人爭於各地方，爭競愈烈，糜爛愈甚，浸淫漸漬，釀成今日不可收拾之世局，果誰階之厲耶？」<sup>28</sup>此顯係在嘆時局之糜爛、人間之失序；其又謂：「吾人現在世間，若何思想，若何言論，若何情實，菩薩皆洞若觀火，如數掌珠。然今生善惡，實緣前生之善惡……禍福無門，惟自人招，信然！」<sup>29</sup>則係在大力主張因果報應之說，試圖挽回人間的道德秩序。感時憂國之心，在其中矣！

<sup>27</sup> 黃克武，〈靈學濟世〉，165。

<sup>28</sup> 伍廷芳 著，丁賢俊、喻作鳳 整理，〈明道會要旨〉，250。

<sup>29</sup> 伍廷芳 著，丁賢俊、喻作鳳 整理，〈明道會要旨〉，253。必須說明者，「天人明道會」之義理雖有因果報應的概念，但難以確認其係傳承自何處。由於其創會者 Blavatsky 曾表示其所教義理乃得自兩位居住在西藏的高人，並稱兩位高人為 Mahatmas，而 Mahatma 乃梵文，有殊勝之意，故其因果報應觀或係傳承自印度教或藏密。

### 三、致力研究與推廣

據現有資料，至遲自 1910 年伍氏第一次稱病請假、專研靈學之時起，至 1922 年其去世為止，其時常致力於通神學與靈學之研究與推廣。這主要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

#### (一) 著述

伍氏曾著有《靈學日記》、《鬼友夜談錄》、《鬼的世界問題》、《明道會要旨》等通神學與靈學相關著作。可惜的是，這些著作或未出版，或燬於戰禍，如今尚存者似僅有《明道會要旨》與伍氏為英國女學士拔柯所著《鬼語》一書中譯本所作之序。值得一提者，有號求真子者編有《伍廷芳證道學說》一書，據該編者所言，其本身乃伍氏之道友，其中紀錄了幾則他人就通神學問道於伍氏時，伍氏所作之回答。<sup>30</sup>這幾則紀錄長短不一，內容大意多不脫《明道會要旨》之範疇，部份內容係就天人明道會之主張作更細緻的解說，或可作為對《明道會要旨》之補充。

《明道會要旨》是伍氏闡述「天人明道會」基本義理之作，與《伍廷芳證道學說》所載所謂伍氏之通神學問答基本上皆係屬介紹性質，而其為《鬼語》中譯本所作之序又篇幅甚短，故伍氏於通神學與靈學上之心得僅留下一鱗半爪。據《伍廷芳軼事》所載，集伍氏靈學心得之大成者，乃其《靈學日記》，謂：「博士著有《靈學日記》一厚冊，從民國八年四月起，一切研究靈學心得通通記在冊裏」，然在民國 11 年(1922)6 月 15 日晚上，因陳炯明(1878-1933)叛變，總統府失火，危亂中伍氏未及攜出此書，以致就此失傳。<sup>31</sup>

<sup>30</sup> 求真子 編，《伍廷芳證道學說》，1。

<sup>31</sup> 〈伍博士言行記〉，收入陳此生 編著，《伍廷芳軼事》(上海：宏文圖書館，1924)，頁 66-67。陳氏此書有另一版本，乃伍廷光 編，《伍廷芳》，收入沈雲龍 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66(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兩個版本內容大致相同。

## (二)口說

伍氏經常受邀講演通神學或靈學，講演過程中，為證其所言不虛，往往言其在美國時屢次與鬼談話之經歷，或以三張背後有鬼影之照片供聽眾傳閱。例如據民國 5 年(1916)8 月 11 日與 17 日之《申報》所載，伍廷芳受江蘇省教育會之邀，於同年 8 月 16 日下午 4 時赴該會補習學校講述「通神社」事；<sup>32</sup>據民國 7 年(1918)12 月 22 日之《民國日報》所載，伍廷芳在孔教堂演講靈魂學；<sup>33</sup>據民國 9 年(1920)11 月 12 日之《申報》所載，伍廷芳受「上海道德通神會」之邀，演講通神學。<sup>34</sup>

伍氏平時與人談天亦多次談及靈學，據〈伍博士言行記〉所載：「博士談天，多發揮其靈學心得，口如懸河，滔滔不止。聽者雖疑團滿腹，多所問難，博士詳為解證，絕不厭倦」。<sup>35</sup>例如據《伍廷芳軼事》所載，一次伍氏與該書編者陳此生乘寶璧軍艦往梧州，在艦上，晚飯後眾人請伍氏談鬼，伍氏說了幾件親身經歷後，有一艦上辦事人質疑為何他們未曾見鬼，伍氏便道：「鬼與人一樣，無論何地皆有，你們看不見，這是你們的錯過。不說別處，此艦上自有鬼」，更指船頭道：「這不是鬼麼？」，又道：「此鬼鮮血淋漓，身面俱有刀痕，一定是斬死的」，後經查問艦上一老水兵，方知在龍濟光督粵時，該艦副艦長周天祿遭人用斧砍死，屍體為艦長木全忠拋棄於海中。<sup>36</sup>由此亦可知伍氏好談鬼、能談鬼之事，已廣為時人所知，時人亦多具好奇心，惟似乎存疑者佔多數。

## (三)集會論道

據伍氏之道友求真子所編《伍廷芳證道學說》之序所載：「民國九年時，

<sup>32</sup> 〈伍廷芳講述研究靈魂之大要〉，《申報》(上海)，1916年8月17日，第3張；〈伍廷芳演講通神社事預誌〉，《申報》(上海)，1916年8月11日，第3張。

<sup>33</sup> 〈要聞二·伍老總裁說魂〉，《民國日報》(上海)，1918年12月22日，收入丁賢俊、喻作鳳 編，《伍廷芳集》，頁854-855。

<sup>34</sup> 〈伍博士演講通神學〉，《申報》(上海)，1920年11月12日，第3張。

<sup>35</sup> 〈伍博士言行記〉，收入陳此生 編著，《伍廷芳軼事》，4。

<sup>36</sup> 〈艦中談鬼〉，收入陳此生 編著，《伍廷芳軼事》，57-58。

先生居於申江，提倡道德通神學(後公改為天人明道學，即今之證道學)，每於星期四日，嘗招中西會友聚會於其家，研究各宗教之實理、天地間深邃莫明之祕理、人身中之蟄能」，<sup>37</sup>由此可知伍氏當時廣邀通神學之同好定期論道，已係有組織地進行通神學之研究。

#### 四、通神學與伍廷芳之諸觀念與主張的關係

「天人明道會」之通神學對伍氏最重要之影響已如上述，即使伍氏確信靈魂不滅。除此之外，接受了「天人明道會」之通神學的伍廷芳，著有數篇論及養生之道、中國宗教之講稿、文章或為人所作之序文，其中多有「天人明道會」義理之色彩。「天人明道會」之通神學亦與伍廷芳之政治主張、生死觀等關係密切，茲分別述之於下。

##### (一) 宗教觀方面

通神學有其具宗教性的一面，有其特殊的宗教觀，這對伍氏之宗教觀不無影響。例如伍氏在其出版於 1915 年 3 月之《中華民國圖治芻議》第十九章「論教育與宗教之別」提到：「造化主宰，即所謂上帝也。上帝見吾國古之經籍，中外同一尊敬」，<sup>38</sup>又其於《明道會要旨》中提到：「上帝派諸大聖賢次節誕生，創立各種宗教」，<sup>39</sup>前者顯係基於後者所示之世界諸宗教有一共同上帝的看法而來，蓋中外若尊敬同一上帝，則此上帝自係世界各大宗教共同之上帝。

##### (二) 政治主張方面

伍氏亦將其通神學方面之知識融入其政治主張中。茲舉伍氏為一位印

<sup>37</sup> 求真子 編，《伍廷芳證道學說》，1。

<sup>38</sup> 伍廷芳，〈中華民國圖治芻議〉，收入丁賢俊、喻作鳳 編，《伍廷芳集》，619。

<sup>39</sup> 伍廷芳 著，丁賢俊、喻作鳳 整理，〈明道會要旨〉，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 編，《近代史資料》，第93期(1998)：253。

度學者 Benoy Kumar Sarkar(1887-1949)探討中國宗教之著作所作之序為例。在該篇序中，伍氏主張對宗教信仰的寬容與擁抱儒、釋、道三教乃中國長存之因，而一個擁抱單一宗教的國家必定自滿、心智狹隘、排他，而無法再接受更佳的宗教真理，終究會趨向沒落；<sup>40</sup>再觀伍氏於《明道會要旨》中言「天人明道會」之主張：「天人明道會力主寬大，不執一教，不捨一教，以各教皆有獨到之精神，即各教皆有勸善懲惡之利益。平等自由，世界大同，此其先聲」，<sup>41</sup>伍氏在此顯係將「天人明道會」之宗旨挪用為國家長治久安之道。

茲再舉另一個例子，在 1913 年 8 月中，孔教會代表上書參、眾兩院，要求於憲法中明確規定孔教為國教，對此，伍氏在其《中華民國圖治芻議》第十九章「論教育與宗教之別」中即表示反對，其理由有謂：「然考各國之立教，分門別戶，其宗旨不外親親仁人，與人為善，惟以各分門戶之故，釀成戰爭大禍……民國創立，五族共和，漢、滿、蒙、回、藏，宗教不同，自由信仰。假令定孔教為國教，蒙、回、藏必不相從，宗教互爭，即為肇亂之道……中國立教不多，儒、釋、道、回之外，近年始有天主耶穌。若定一國教，則他教必有違言，而議者謂國教雖定，仍可聽人自由，服從他教，豈知教既尊於一門，則他教已有軒輊其間，畸重畸輕，令人岐視」，<sup>42</sup>簡言之，若獨尊孔教，則在中國之他教必然不服，易生爭端；再觀伍氏於《明道會要旨》中論及世界宗教之狀態時謂：「後人主持各教……因意氣之爭執，專圖擴張己教，仇視他教，於是乃有教爭問題……聖人設教，教人為善，而後人變本加厲，乃或因教而起戰爭，或因教而謀權、利，非徒無益，而又害之」，<sup>43</sup>伍氏此處所謂教間的意氣之爭、權與利之爭，與伍氏所擔心定孔教為國教將引起之教間紛爭大同小異，其反對定孔教為國教正是基於對教爭之認識與評價。縱然無法確認其這份認識與評價自何而來，但這份認識與評價既是伍氏之通神學的一部份，亦係其反對立孔教為國教之政治

<sup>40</sup> Benoy Kumar Sarkar, *Chinese Religion through Hindu Eyes: a study in the tendencies of Asiatic Mentality* (New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16), 21-22.

<sup>41</sup> 伍廷芳 著，丁賢俊、喻作鳳 整理，〈明道會要旨〉：254。

<sup>42</sup> 伍廷芳，〈中華民國圖治芻議〉，收入丁賢俊、喻作鳳 編，《伍廷芳集》，619-620。

<sup>43</sup> 伍廷芳 著，丁賢俊、喻作鳳 整理，〈明道會要旨〉：253-254。

主張的理論基礎，至少在這點上，伍氏之通神學與其政治主張亦有所關聯。

### (三)衛生之道方面

伍廷芳亦以衛生之道知名，<sup>44</sup>著有《延壽新法》一書，於1914年出版，《清稗類鈔·飲食類》中並有三篇關於其衛生之道的記載，分別是〈伍秩庸常年茹素〉、〈伍秩庸主張二餐〉、〈伍秩庸論飲水〉，甚至另有〈孝欽后思素饌〉一篇記載了伍氏建議孝欽后(即後來的慈禧太后)茹素的故事。<sup>45</sup>

關於伍氏投入衛生之道的機緣與過程，據伍氏之一演講紀錄所載：「鄙人軀體前重度百六十餘磅，有美國女子贈衛生術一卷，於是減食消除腹中積習，分餓十八次，每次作餓日半，遂由一百六十五磅之重度，而減為一百二十磅，精神大勝。不食豬牛魚肉，於人道亦可救生，亦不染習畜牲，居然達於七十以上。今每日常行十里，不見少倦」，<sup>46</sup>由此可知其衛生之道基本上係習自西方。

伍氏所習衛生之道與通神學的修身之道在實踐層面上有相同之處，蓋觀伍氏於《明道會要旨》中所言修道之法：「修道方法分二：(一)修身，(二)修心。修身方法：第一、慎飲食，宜清潔，宜素食。……第二、空氣之緊要」，<sup>47</sup>其中「慎飲食，宜清潔，宜素食」、「空氣之緊要」皆可見於其所著之《延壽新法》中的〈論食物之所宜〉、〈論食之有法〉、〈論食之有時〉、〈論飲水〉、〈論天氣之寶貴〉、〈論人類之風氣〉諸章中，而《延壽新法》所論更為精詳。<sup>48</sup>至於這相同之處是伍氏的衛生之道影響其通神學之修身之道的結果，抑或是伍氏的通神學之修身之道影響其衛生之道的結果，還是兩者

<sup>44</sup> 關於伍廷芳的養生之術的一般性簡介，可參陳敦正，〈談伍廷芳的飲食經〉，《藝文誌》，183(1980)：44-46。

<sup>45</sup>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6260-6261、6301-6302、6420。其中〈孝欽后思素饌〉一篇於伍氏之《延壽新法》亦有大意相同之記載，參伍廷芳，《延壽新法》，收入丁賢俊、喻作鳳編，《伍廷芳集》，543。

<sup>46</sup> 〈要聞二·伍老總裁說魂〉，《民國日報》(上海)，1918年12月22日，收入丁賢俊、喻作鳳編，《伍廷芳集》，854-855。

<sup>47</sup> 伍廷芳著，丁賢俊、喻作鳳整理，〈明道會要旨〉，257-258。

<sup>48</sup> 參伍廷芳，《延壽新法》，收入丁賢俊、喻作鳳編，《伍廷芳集》，542-549、552-553。

本就相通，已難知曉。不過，觀伍氏在《延壽新法》中主張素食有益健康時，以第二代通神學會會長皮森安難夫人(Annie Besant, 1847-1933)之情形為例：「通神學會會長皮森安難夫人其又一例也。夫人蔬食至少已在三十五年以上，今已六十五歲，而通常六十餘齡肉食之人罕能與之比強健者」，<sup>49</sup>由此可知通神學之修身之道與伍氏之衛生之道至少在素食之主張上相合。

#### (四) 生死觀方面

通神學可能亦影響了伍氏對生死之危的態度。孫中山在為伍廷芳所撰寫之墓表中寫道：「公生平好學，政事之暇，手不釋卷……繼治靈魂學，視形骸如逆旅，以為留此將以有為耳。故能於危疑震撼之際，泰然不易其所守」，<sup>50</sup>孫氏此處所言「危疑震撼之際」，係指民國 11 年 6 月 15 日晚上發生之陳炯明叛亂之事，據《申報》所載，當晚「徹夜槍聲迫迫，連綿不絕，伍氏泰然自若，如若不聞」。<sup>51</sup>簡言之，伍氏因信靈魂不滅而臨危泰然。此雖係孫氏之觀察與解釋，究竟如何，難以驗證，但確實不無可能，蓋古今中外因有堅定信仰而臨危不懼者向來有之，伍氏確有可能因自信靈魂不滅而無懼肉身之危。

必須說明者，針對陳炯明叛變之事，有說伍氏「因孫、陳決裂不能挽回，精神上受了慘痛的刺激，後來不守紀律的粵軍又到他家裡攪擾，於是乎驚憤交并。入公醫院的時候，已經對左右說過這般世界，我不願意再生了」，<sup>52</sup>此段記載讀來似與臨危泰然之說差異甚大，但仔細分析，對孫、陳決裂與軍紀敗壞既驚且憤，與無懼肉體之危本就不同，前者係憂國事，後者係憂自身安危，層次有別。

<sup>49</sup> 伍廷芳 著，陳政 譯，《美國視察記》，收入丁賢俊、喻作鳳 編，《伍廷芳集》，781。

<sup>50</sup> 孫文，〈墓表〉，收入劉家平、蘇曉君 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64，555。

<sup>51</sup> 〈伍廷芳逝世之詳情〉，《申報》(上海)，1922年7月1日，第3張。

<sup>52</sup> 〈死的遺聞〉，收入陳此生 編著，《伍廷芳軼事》，68。

## 五、結論

伍廷芳身受現代法學訓練，並具豐富之外交經驗，在當時可謂見多視廣的進步人物。這樣的人物投入靈學與通神學之研究與推廣，以現今深受科學主義影響的我們看來，難免帶有偏見而有「誤入歧途」、「晚節不保」之感。孰是孰非難斷，而就事論事，伍氏致力於這兩門學問確有其因由。

伍廷芳自己及其母與岳父皆基督徒，又在基督教培植神職人員的學校接受教育，基督教對他無疑有相當影響。然其身處科學掛帥的時代，對基督教的部份教義難免有疑，其中靈魂不滅顯然係其所疑的重點。伍氏試圖解答此疑惑，而在其青年時期亦確曾以極粗糙的方法得到一暫時的答案：人死靈魂亦隨之而滅。

或許是因感時憂國，嘆社會失序，遂留心精神價值，或許是因如其所言：「靈魂不滅是一件值得深思的愉快事情。我願它能是真的，我希望它是真的」，抑或兩者皆有，逐漸步入老年的伍氏對靈魂不滅再度感到疑惑。長期接觸西學與西方社會的他，在晚年適逢靈學與通神學於十九世紀末的西方世界興起，幾經觀察、研究後，其認為這兩門學問合於科學且不違其本有之信仰，遂選擇走上這條或可解惑的道路。在加入「天人明道會」後，伍氏從此確信靈魂不滅，致力於靈學與通神學之研究與推廣，而這兩門學問與其政治主張、衛生之道等多方面亦開始有一定程度的關係。雖在這條路上，伍氏有同道之人，但似乎對其存疑者並不在少。

有趣的是，在伍廷芳去世後不久，《申報》上刊載了一則來自香港的地方通信〈伍廷芳降乩之奇聞〉，該文謂：「有夏君者，平日亦信道持齋，與老博士志趣相近。前日在香港南北行某樓，與三二同侶，為扶乩之事，降壇者即為伍老博士」，惟「乩筆初寫中國字而甚遲滯」，待夏君以伍氏精西文而請其以西文見示，「乩筆遂以西文寫伍廷芳，其疾如風」。<sup>53</sup>就此事言，降壇者是否真係伍氏，著實難知，但或反映出在一定程度上，當時研究靈學者期待能有一生前精於此道者死後顯靈為證。<sup>54</sup>

<sup>53</sup> 〈伍廷芳降乩之奇聞〉，《申報》(上海)，1922年7月9日，第3張。

<sup>54</sup> 相似的事件在西方靈學界亦有。1921年，Thomas Lynn Bradford進行了一個死後測試



# airiti

---

計劃，計劃如後：先尋得願意參與計劃的靈媒，而後自殺，再以靈魂的狀態與該靈媒接觸，以證明人死後靈魂不滅。結果Bradford自殺後，該靈媒所遇到的所謂「Bradford之靈魂」，在生前職業上與真正的Bradford完全不符。參Mary Roach 著，貓學步 譯，《活見鬼：靈魂和來世的科學實驗》，156。

##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 (一) 史料

1. 〈伍廷芳降乩之奇聞〉，《申報》(上海)，1922年7月9日，第3張。  
“Wu Tingfang jiang ji zhi qi wen,” *Shen Bao* (Shanghai), 1922 nian 7 yue 9 ri, di 3 zhang.
2. 〈伍廷芳逝世之詳情〉，《申報》(上海)，1922年7月1日，第3張。  
“Wu Tingfang shi shi zhi xiang qing,” *Shen Bao* (Shanghai), 1922 nian 7 yue 1 ri, di 3 zhang.
3. 〈伍廷芳演講通神社事預誌〉，《申報》(上海)，1916年8月11日，第3張。  
“Wu Tingfang yang jiang tong shen she shi yu zhi,” *Shen Bao* (Shanghai), 1916 nian 8 yue 11 ri, di 3 zhang.
4. 〈伍廷芳講述研究靈魂之大要〉，《申報》(上海)，1916年8月17日，第3張。  
“Wu Tingfang jiang shu yan jiu ling hun zhi da yao,” *Shen Bao* (Shanghai), 1916 nian 8 yue 17 ri, di 3 zhang.
5. 〈伍博士演講通神學〉，《申報》(上海)，1920年11月12日，第3張。  
“Wu bo shi yan jiang tong shen xue,” *Shen Bao* (Shanghai), 1920 nian 11 yue 12 ri, di 3 zhang.
6. 丁賢俊、喻作鳳 編，《伍廷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Ding Xianjun. Yu Zuofeng bian. *Wu Tingfang ji*. Beijing, Zhonghua shu ju, 1993.
7. 伍廷芳 著，丁賢俊、喻作鳳 整理，〈明道會要旨〉，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 編，《近代史資料》，第93期，1998。  
Wu, Tingfang zhu, Ding Xianjun, Yu Zuofeng, zheng li. “Ming dao hui yao zhi,” shou ru zhongguo she hui ke xue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huo Jin dai shi zi liao bian ji bu, bian, *Jin dai shi zi liao*, di 93 qi, Beijing: Zhong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1998.
8. 求真子 編，《伍廷芳證道學說》，上海：證道學會，1923。  
Qiuzhenzi, bian. *Wu Tingfang zheng dao xue shuo*. Shanghai: Zheng dao xue hui, 1923.
9. 狄葆賢，《平等閣筆記》，臺北：彌勒出版社，1984。  
Di, Baoxian. *Ping deng ge bi ji*. Taipei: Mi le chu ban she, 1984.

10. 英國女學士拔柯 著，武進孟憲承 譯，《鬼語》，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  
Ying guo nv xue shi Ba ke, zhu; Wujin Meng Xiancheng, yi. *Gui yu*. Shanghai: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16.
11. 徐珂 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Xu, ke bian zhuan. *Qing bai lei chao*.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4.
12. 陳此生 編著，《伍廷芳軼事》，上海：宏文圖書館，1924。  
Chen, Cisheng, bian zhu. *Wu Tingfang yi shi*. Shanghai: Hong wen tu shu guan, 1924.
13. 劉家平、蘇曉君 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64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  
Liu, Jiaping, Su Xiaojun, zhu bian. *Zhong hua li shi ren wu bie zhuan ji 64*, Beijing: Xian zhuang shu ju, 2003.

## (二)專書

1. Blum, Deborah 著，席玉蘋 譯，《追鬼人：看頂尖科學家解構靈異現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7。  
Blum, Deborah, zhu, Xi Yuping, yi. *Zhui gui ren: kan ding jian ke xue jia jie gou ling yi xian xiang*.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2007.
2. Campbell, Bruce F., *Ancient Wisdom Revived: A History of the Theosophical Movement*,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3. Leadbeater, C. W., *Textbook of Theosophy*, Chicago: The Theosophical Press, 1925.
4. Roach, Mary 著，貓學步 譯，《活見鬼：靈魂和來世的科學實驗》，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Roach, Mary, zhu, Maoxuebu, yi. *Huo jian gui: ling hun he lai shi de ke xue shi yan*. Taipei: Shi bao wen hua chu ban qi ye gu fen you xian gong si, 2006.
5. Sarkar, Benoy Kumar. *Chinese Religion through Hindu Eyes: a study in the tendencies of Asiatic Mentality*, New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16.
6. 丁賢俊、喻作鳳 著，《伍廷芳評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Ding, Xianjun, Yu Zuofeng, zhu. *Wu Tingfang ping zhu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5.

## (三)論文

1. Emily B. Sellon and Renee Weber, "Theosophy and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in

- Antoine Faivre and Jacob Needleman eds., *Modern esoteric spirituality*,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2. 陳敦正，〈談伍廷芳的飲食經〉，《藝文誌》183(1980): 44-46。  
Chen, Dunzheng, “Tan Wu Tingfan de yin shi jing,” *Yi wen zhi* 183(1980): 44-46.
  3. 黃克武，〈靈學濟世：上海靈學會與嚴復〉，收入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Huang, Ko-wu. “Ling xue ji shi: Shanghai ling xue hui yu Yan fu,” shou ru Huang Ko-wu, *Wei shi zhi an: Yan fu yu jin dai Zhongguo de wen hua zhuan xing*.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shi ye gu fen you xian gong si, 2010.
  4. 鄭國，〈南轅北轍：近代「鬼神救國論」考察——以靈學為例〉，《蘭州學刊》155(2006.08)：49-51。  
Zheng, Guo. “Nan yuan bei che: Jin dai ‘Gui shen jiu guo lun’ kao cha—yi ling xue wei li,” *Lanzhou xue kan* 155(2006.08): 49-51.
  5. 鄭國，〈民國前期迷信問題研究(1912-1928)〉，濟南：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碩士論文，2003。  
Zheng, Guo. “Minguo qian qi mi xin wen ti yan jiu (1912-1928).” Jinan: Shandong shi fan da xue li shi shuo shi lun wen, 2003.

## **Wu Ting-fang, Theosophy, and Spiritualism**

Hu, Hsueh-Chen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u Ting-fang, who was a famous diplomat and legalist, was an enlightened person during late imperial China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s well. Though people influenced by scientism usually face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y he studied and promoted Theosophy and Spiritualism. Through some further investigations, we may find out possible reasons.

In Wu's famil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Christianity showed a great impact on him. However, he inevitably suspected the doctrine of Christianity under the era of science, especially indicating whether the human soul is immortal. During his early years, Wu first believed that the human soul is not immortal after putting out some rough experiments; Wu was confused with whether the human soul is immortal again later. During his time retrospectively, observing and studying, he kept in contact with the Western world as well. After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Wu was convinced that Theosophy and Spiritualism rised in the Western society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u believed that human soul is immortal afterwards; he then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ing and promoting of Theosophy and Spiritualism, which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Wu's thoughts.

**Keywords: Wu Ting-fang, Theosophy, Spiritualism**